吴风越雨

我们与横山水库

| 曹继东 文 |

宜兴横山水库的“幸福水”一直润泽着百万宜兴人民。我的父亲母亲则经常说，没有水库就没有我。

后来才知道，是1965年秋末，宜兴集中全县力量组织上万名干群，第二次修筑横山水库时，父亲从文化局系统调到水库建设政治处负责宣传工作，才有机会认识了我母亲。当时母亲以及大舅、二舅全部参加了水库建设，外公陈根法是见花生产队队长，曾任过倒树队队长，为水库建设提供木材，为方便水库建设指挥部工作，外公将仅有的三间茅草房让给指挥部作电话总机房，一家人到乌泥村太外婆家借住。父亲充分利用自己的文艺才能，全力做好宣传鼓动工作，天天广播报道，每周出《工地快报》，共二百五十多期，每月出专栏，组织工地和外来宣传队演出、放露天电影。1969年10月4日《新华日报》刊出的反映水库建设的长篇报道《敢教日月换新天》，就是由父亲组织并执笔了部分章节。

1969年水库建好后，外公就在坝下安了新家。过了几年，父母亲在亲眷们的帮助下，在离外公家100米不到的地方也盖了两间瓦房。从我记事起，横山水库就一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每天上学，都要四次跨过横山桥，每次总要抬头看看高大巍峨的泄洪闸；夏天与小伙伴们在桥下涵洞乘凉、数星星，在泄洪道中的消力池游泳，在泄洪道旁的斜坝上晒山芋丝；偶尔跟着村上人去坝边东山放牛放羊、采雁来蕈、乌饭草头；还经常与姐姐及粮站施伟萍姐姐去坝下香樟防护林捡枯枝当柴火；跨越坝下一米多宽的防护沟是勇敢的男生才有的游戏；夏天与外公以及小舅、表哥们在下游河道装寮抓鱼摸虾，在河边稻田钓青蛙最最开心了。

水库还成了我们这些乡村孩童认识世界与结交朋友的好地方。当时县党校在大桥西边，由于我父亲的关系，一些来上课的叔叔阿姨皆认识我，我经常跟在他们后面爬水库，同时听他们聊一些外面的新闻。水库管理干部的“城镇”孩子管建平、沈萍等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，结下了深厚友谊。到现在我还记得建平每天早上带给我热乎乎、香喷喷的大白馒头；特别感谢他捐出了100多本宝贵的小人书，与我一起创建了“少年之家”，在省内名噪一时。同学汪皖苏的父亲是我们公社书记，与父亲很熟悉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，每年春节我们总能分到产自水库的一条大大的鲢鱼。同学钱永康、张振满、林茂松、嵇斌、张卫星、詹晓华、金宝根等几个走读时则要走水库坝埂以及坝下小路，打着手电筒背单词，听他们讲到有一次晚上回家，路上遇到野狼，一盒火柴一根一根划到家，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。水库则是见证了他们勤学苦读的少年时代！

三舅从部队提干复员后，分到横山派出所任所长，负责保卫一方水土。我还记得有一次跟他与水库联防队员一起乘汽艇巡视水库，蓝天白云、风驰电掣、碧波荡漾、浪花朵朵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

少时的所有故事，无不与水库紧密相连。

1985年我16岁那年，父亲从张渚文化站站长调任宜兴戏校校长，我也考取宜兴陶校，全家在八月的最后一天，那个非常酷热的日子，依依不舍地离开横山水库，离开了友爱的小伙伴，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地方。

从此，横山就成了我梦牵魂绕的故乡！

丁山、宜兴、珠海、杭州、北京、上海一路走来，美国、以色列、日本、欧洲全世界行走，千山万水，见识了世界的繁华，却总忘不了家乡，每年总要抽几次空回去探望长辈，也经常带一些朋友来游玩。家乡越来越美，原来有狼的小路现在已是风光旖旎的山间彩虹大道，也越来越感受到故土赋予我的神奇力量。

江流万里思远，树高千尺念根。2013年我们横山中心学校85届初中毕业的60位同学与老师欢聚一堂，相聚在云湖国际会议中心。同学们也想着为家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宜，就尝试着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公益基金，给予横山村一些读书困难的孩子以些许帮助。近十年，在秦琪、沈萍等同学不辞劳苦的帮助下，在春节以及新学年开学之际，看望、助学一共50多人次。

美丽乡村振兴活动如火如荼，横山水库也更名“云湖”，成为三省通衢，四海扬名的旅游胜地。最近西渚云湖茶禅小镇与太华、湖汶、张渚合并成国家级阳羡旅游度假区，水库景区是其中重要的一块璀璨宝石。独特的山湖风光、人文景观，将吸引越来越多世界各地的游客。

离开横山已接近40年，亲爱的外公外婆，大舅、二舅、三姨也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但对他们的思念、对水库的思念却越来越深。最近几年，由于工作以及孩子读书原因回去少了。偶尔回去，却总是那么的开心。遇到舅舅、舅妈、干妈、表哥、表妹，还有建平等老友，感觉更加亲切。

横山水库在父亲的生命中、在母亲的生命中、在我们的生命中全部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父亲五年前在上海过世，我请园陵设计师在他的墓碑上雕刻了一支笔，碑文第一句话就是《敢教日月换新天》通讯稿的首句：“巍巍鸡笼山，山花红烂漫”。

满山的映山红，依旧红艳，庄严的佛塔，凝视着水库的一汪碧水，山依然在，水依旧清，情永远深。横山水库，永远是我们家族的根、心灵的栖居之地！

插花

国画 冯杰

灯下书

说“义庄”

| 丁一 文 |

义庄是中国农耕经济的产物，义庄文化显示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精神与道德取向。

先说“义”。善恶之心，义之端也。《尚书》有一篇《说命》，讲的是公元前十世纪商王朝的武丁。武丁是商朝很有作为的一位王，后世称之“武丁中兴”。这是孔子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儒家思想的起源。《说命》的理论生发，奠定了“义”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思想价值。先秦时期关于以“义”执政的例子数不胜数。《战国策》中有一篇演绎“义”的经典文章《冯谖客孟尝君》，讲了门客冯谖说服齐相孟尝君应以“义”治国理政，仁爱百姓，相位才能长久，并用“狡兔三窟”之法，使“义”得到伸张。公元前五世纪，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，兴办私学，夙兴夜寐，几十年如一日，鞭挞“苛政猛于虎”，主张“有教无类”，宣扬“仁者爱人”。相传孔子有学生三千，率众弟子周游列国，辗转于卫、曹、宋、郑、陈、蔡、叶、楚等地，学有后继者七十二人，很多为春秋后期各诸侯国高官栋梁。孔子的哲学思想提倡“仁义”“礼乐”“德治教化”以及“君以民为体”，渗入中华文化、国人生活和各个领域，也影响了世界上其他地区近两千年。历朝历代对孔子的祭祀，曾一度成为和国家祖先同等级的“大祀”，其实是对儒学中“义”的最好纪念。三国无义战，却用《三国演义》作书名，更有刘备、关羽、张飞“桃园结义”、蜀汉丞相“诸葛亮七擒七纵”南方彝族首领孟获等情节，《水浒传》中“鲁智深大闹野猪林”“醉打蒋门神”都是“义”举的最佳章回……

再说“义庄”。义庄救灾周济，恤孤矜寡。“交塾”则是“义庄”的另一种释读。1200年前北宋杰出政治家、文学家范文正公，在吴县置义田，建义庄，恤族人，成为义庄之始。之后，江南保存至今规模最大、最完整，盛行近三百年的荡口“华氏义庄”，以“尚德乐善”完美诠释了古镇华氏家族的传统精神。再如由鸿山七房桥村的“怀海义庄”，1739年得到乾隆皇帝嘉奖，钱穆、钱伟长先生都在该义庄的资助下得以续学。堰桥村前村的胡雨人先生与兄胡壹修先生，在村前兴办新学，创办“胡氏公立蒙学堂”，附设女学；并在尤家坦设立师范传习所培养师资，创办天上市立第一高等小学以及后来的天一中学，学校设备及办公费由“胡氏义塾”及地方支援，培养出“胡氏三杰”，并从村前村走出近百位教授级人才。1918年，胡雨人先生还受大实业家荣德生先生委托，主持创办无锡公益工商中学……

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平民教育家、山东的武训先生。他7岁丧父，乞讨为生，求学不得。14岁后，多次离家当佣工，屡屡受欺侮，甚至雇主因其文盲以假账相欺，谎说3年工钱已支完。吃尽文盲苦头的他决心行乞兴学，20岁时当了乞丐。他白天乞讨，晚上纺线绩麻，农忙时经常给富人打短工，30岁时，在馆陶、堂邑、临清三县置地三百余亩创办义塾建起三处义学，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。他一生历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三朝，行丐38年，是中国近代群众办学的先驱者，享誉中外的平民教育家、慈善家。清廷授以“义学正”名号，赏穿黄马褂。武训先生59岁逝世后，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，并为其修墓、建祠、立碑。并一度将他的故乡原堂邑县改称武训县。1945年，冀南行署在柳林还创办武训师范。他靠着乞讨敛钱，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，修建起三处义学，购置学田三百余亩，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之多，在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，布衣将军冯玉祥称颂他是“千古奇丐”，乃“丐圣”也。

“义”是思想形态，“庄”是物理形态，“义”是纲，“庄”是目，纲举目张。说到底，义庄是中国农耕社会儒家学说体现在应用上的一个经验模型，义庄文化则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思想模型。义庄的庞大儒学系统，在当下社会，更需要专家学者进行体系上本质上的理论梳理，给当代人文提供中华文化治国安邦新的思想和理论依据，进一步扩大和深化“义”的思想形态，以及“义庄”新的物理形态。